槐野先生存笥稿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書三十八首

答襄陵令尚子書
與劉嵩陽太守書
答南姜泉太守書
答曹東村侍御書
與孫季泉宮允書
與王序夫孝廉書
與袁元峯編修書
與周石崖曹郎書
答趙大洲編修書
與敖夢坡編修書

與郭龍潭主簿書

書

與王三渠宮諭書

西來時辱接引行日又勤玉趾郊別家庭骨肉當無踰此懷感如何城南游眺幸附高躅遂令耿小山人盡覩終南太乙之勝秦漢隋唐之遺至今寓目慨中激賞壯懷悠然興尚古之思豈非我公一啟廸哉回覽新兆地形盤踞造物與之乃若建規定所圖久示大此經綸非小天相人會關內稀儔何言昔日有輩杜哉離長安十日江流塔寺往往神馳賦詩二章聊

紀一時追攀之意韻倚洪洋公詞則未及也仰求斤教懔懔北去有言寵行小子業製錦囊待之

答趙洪洋巡撫書

離侍才數日瞻企論範若隔年歲豈由接引之隆乃使追攀之念深邪昔黃射列筵而致禰衡中郎倒屣而逆王粲高風嘉遇嗣代稀聞楨也華下鄙才實慚往彥乃濫光遇忘年劇岸進之教儕又何言古人哉曲江游覽亦思有言紀事忽奉雄篇輒次二章刺目汗顏幾欲自焚葢白雪喧節下里增蚩西施當筵嫫母掩面騏驥駑駘古難齊足況此文才哉明公權總

秦雍職統百府體周召之業有懷柔之務人士論者徒謂擘畫倥偬旦晡不暇乃復工辭流翰隻字千金非由停貯淵厚乃爾能之邪楨少事文墨壯猶未就歎白日之易下望滄海之難窮再起茂陵邅塵行列豈直無裨潤色抑亦秖深荒蕪也北去蹉跎征期幾易撫已宜藏非薄明時頃奉面諭準以春正戒途惟明公有以教我也鄙和列在別楮有所牴牾輒望點竄茲道陳思與丁儀固嘗有之不具

答張安世中舍書

書至始知吾兄有翁伯先生之憂大翁伯于後者兄

也尚節情攝體毋徒爲莫益之哀僕所爲狀大要損
益馮子稿而掇節比類馮子稿尚綺而僕從質又尚
纖悉僕第撮其尤章章著者曾聞敘事貴據大體忌
散漫瑣屑鉅節既章其他即畧即脫漏不害稱中稱
爭道以鞭擊縣尹又乘肩輿與潘臬抗僕悉删去蓋
翁既讀書稽典禮必知分好譏若而所云則翁特使
氣而畔于理道本以表豪反顧暴瑕也昔晉將郤縠
誦詩書講禮樂史氏稱之李廣以私誅論灞陵尉論
者不與並此證之則僕删去兩事非謬肆譏評也又
稱公平蜀盜乃忌者擠之去古者勤王之師不期而

會郎無會忌者擠翁翁職兵事亦得承檄往僕於此亦刪去凡此皆據大體言也其他遺畧者卒散漫瑣屑不備論僕狀亦繁蕪俟作者擇焉若爲誌當裁三之二歸來尋二稔塊處林屋頗就中散之性音問稀闊馳思曷窮後月擬能赴弔盡所委曲狀録二紙一付還使一付去使先是嘗思候鳳翁累乏便輒止茲隨具書幣附去潤筆之錫完封奉返在雅知下不須疑

與趙洪洋巡撫書

張生回領悉高愛殊常私心感誦未已滸西集坐新

歲多所往來又頻行益復擾擾乃取閒燒燈得讀徹
編文據有涉理道裨風教治理者輒如前命識以朱
點其他文卽非亞品或涉率意應酧之作欲槩取懼
有瑕瑜之雜焉然對山先生諸所撰述高下不甚相
遼非如他筆美則比玉惡則便石如此縣絕者葢先
生業專漢史自餘旁支曲戶一不雜踐故能章章合
軌若是然細讀之亦有均事均題一意複出者自非
有具金睛持鋏筆者鮮能刪定顧楨何知詎可語此
公如必圖簡良以傳須往定于渼陂先生乃能稱物
當取卽對山亦歎服于九淵之下可也對山横才逸

氣方轍太白諸所為詩多情景曠達之詞詳厥語意
不務鉛華中素自得可謂上溥古作一洗近陋揆之
文質彬彬之道差有未合必若李何二氏諸體咸具
動中規模氣骨格調靡一弗備則入選者十僅二三
故楨雖讀誦數過不敢肆意謬取誠恐一斑之窺不
足槩又近日三數名公咸謂對山宿敵屣世生平自
以抗跡李何二氏之右乃令二集各以全梓公集秪
有是又欲索瘢令其傳不得與二氏比非所以彰先
哲揚完美也楨聞之懼私自謂對山有詩詩止此甚
少即盡集刻之亦宜若其文必俟裁割一二亦非捐

美故于文則間有未遺獨不一加點定于詩者坐是故耳非謂避命憚煩也原集凡十冊因復仲春朔日北行以所欲知附聞

答王序夫孝廉書

過渭再辱光遇舊好復修愧汗欲下抵家即圖掃榻奉迎會有他妨輒止乃勤使人將餽兼及翰諭至自引抑如此僕甚感之昔在草茅孤陋寡儔狐鼠側目獨公念在攻玉定交五十里之外寺牕燈火偕計風塵所在追隨乃遂驥附木托厠名張詠之後其時談者咸偉美傳慕至云二子有古道焉迄今二十年間

離合毀譽屢變屢及然棄婦逐臣終懷初篚非敢傒也執事高俊奮庸有時顧以顯抑伸困起憤增戚至有西施之喻斯崟笄黛之流爭憐妒儕之云耳非執事所宜有僕甚訝之昔者鮑叔旣顯夷吾囚執二人者雅相善也乃後夷吾一舉柄國鮑于以身下之夷吾亦晏然當之不疑不怪相引相推名顯諸侯功在天下此兩賢千禩之芳也楨愚不肖逺謝鮑氏而序夫之才鞭驅管仲然又負正心之學所惓惓者惟共求砥淬趾美前人期不愧始卒之誼以有光士人之談如是而已人有告者曰于貢結駟原憲閉門則曲

士小夫支離壞道者之言勿之惑也勿之惑也方有
執筆之役塡委不理竢竣事嗣告相將遠違期祥雪
一來慰我夙歎如何如何北去擬春初始發兼旅資
困我不得所處以所欲知故喋喋如此

與高石山給舍書

別去忽再年世事波雲再年之中紛怪幾出從今觀
之公雖鎩羽早飛然業脫矰繳未可懊哉仕宦榮辱
關諸忠枉臧否耳若浮沉騰抑則數奇偶鄙夫介中
有道者不論爰稽在昔若湘潭大夫長沙才子潮陽
刺史夜郎謫仙其時嚴譴遠投一身萬里可不謂甚

痛哉然四賢者不悔故四賢者身在塗泥而名格霄漢跡困燕雀而道頡鴛鴻也公卓犖蹈厲轂留省署即一蹶非損假令石山而在循墨就列結舌閉目即獵致華崇人或耀之鄙人弗與也今日所扼腕者獨念向時勝侶漸見支離感事興懷諸館人多用歎息不直予所私也唯勉圖令休慰此惓惓

與楊玉泉提學書

使至辱及華翰因悉節旄入關秦士于望風忭蹈若將丕變更益歲年其績效可睹已秦中先輩名家務敦本實已乃衍而爲詞故各皆有就近世學者迂視

前哲顓趨捷徑掇摭六經細碎之語點綴湊泊眩觀競進此習且十年不有中興君子振刷之弗可改也夫六經爲議道之祖乃學者不求觀理而務勦詞所謂截錦補裘華而亡實者也流而靡止將害道蠹政不直爲文之弊而僕竊懼焉違侍漸遠式申卑戀併附夙慨如此伏惟鑒教春盡聞有榆塞之行塞上氣候與內地殊幸節愼爲國不任惓惓

答丁滄源都憲書

使至辱惠嘉音殊慰夙積就使得審南中動定併所弛張大臣之體國憂民如此念往建節畿輔畿輔之

民宜之至比爲長城鴈塞謂設有虜至得無患乃忽
奪公于南棄百姓嗷嗷何方今爲中原憂者獨一戎
狄爾謀國之臣論建百種越歷三歲然勸效鮮覩大
略謂積弱難振也夫積弱誠難振將遂聽其弱不爲
之所也　主上英明神武注意疆圉功才尺寸賞輒
尋丈其振厲之志如此之篤也誠使中表諸臣戮力
贊襄捐私奉公周宣漢武之業不足道矣乃今顧如
此言之喟然近傳胡騎南飲下水海蓋宣大近壞也
彼情叵測我計安出有識之士所危慮焉使同附申
惓惓無布私戚如此明令欲靖疆宇安百姓非得公

輩三五承事秉樞弗可為也楨碌碌班行一無表見獨企懷舊德每抱極衷然奉侍末期祗深瞻佇爾溽節數展不盡總惟鑒在

與趙劒門侍御書

今三晉之地比遭虜寇守臣不為扞禦令白骨滿野此誠宜痛憤然　朝廷業論罰如法矣至徵兵饋饟之貴職者敢奸其中以自潤此何可不薄責示戒省明令威哉顧今豪傑跅弛之士縛于文墨不獲展布自效因之見難規避愛生輕國何者上下相疑而意氣局促也漢與陳平金四十斤不問出入平城之圍

得解李牧之守趙邊市租皆輸幕府得自便宜養士匈奴不來凡以首厭其欲而後責其力也鵰鶚搏擊之能所願一肉乃取鳳凰不食生物之仁比德論賢于理得不哉直令受命承事一無鵰鶚之用顧乃欲如陳平李牧兩人者不可見即得如兩人者亦弗信以踵弊而貽患有載年也公等將　天子之命往涖其士獝獮摘發幽伏振懾奸慝而精明果毅之才又克負荷察事若鄙人之智則惟論材較力其猛將策士即有汗巇固且寬之貪懦具者罪之庶幾乎國無棄賢人心感奮死士從此出矣夫明法伸威蓄材宥

過此完名也僕與劒門相知倍篤意必樂聽輒列所見如此再枉嘉音不任翹企

答喬景叔督學書

違久忽奉遠音慰我夙積因使知動定暇豫郎職事壎委不廢文墨僕聞之有愧慕焉惠示諸篇讀之累日夜不忍釋去五七言律學杜於杜有得其七言古間復學李白總之盡袪鉛華自見本質又其搆思綿密造語雅粹纍纍如貫珠今時俗詞之士所未睹也世俗用華沒實不講于風雅之指毎使藻繢湊泊之伎蚉亂耳目莫有辨者此大道之厄塞有識者之喟

惜也鄙人信公麼顧不欲輒弃竊希心于述作之途然眩騖多岐未窺真筌念齒年漸加懼就淪沒與庸俗人同死生耳附致律詩數十首皆屬荒穢幸徼品鑒示之得失如何如何京師萬事日新叨廩自愧西南得春甚早惟順養為道萬里惓惓

與程松溪司成書

使來枉翰教併書既館誼之篤如此公抗身服義講聖賢之業亦既有年今得操化柄造多士矣諒所屬厲指發者宜不在言語間將誠有所立非作虛車如世儒已也今世學士崇華亡實往往為治道累高者

又飾怪依玄一物不究托號于內修自掩寡陋又害
道之甚者大學天下之賢士皆集焉人挾一枝名一
長犂然不齊于世各得以効其用至其抑揚劑正咸
就實才不蕩不偷以禆治助化于門下有厚望焉楨
秦之鄙人也曾之咫尺之能囿淺末之習愧齒髮逾
壯恥有樹立顧能寤寐賢豪思一砥磨即又不可得
嗟乎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將終焉已矣楨慕松溪公
非在旦夕即不識面顧甚于接肩臂篤懇勤者乃敢
進說如此南中搢紳多間得致力所事每因談口輒
有奮飛之想縛于官守柰何

與孫伯泉錦衣書

楨本詞垣末品秖以通家故遂辱接引而踪跡往來特百恒情竊念公行游湖海暨立中朝閱人殆千百輩乃顧取一王生子王生交又器王生豈能有取邪毋私昵之不知其過哉公家兄弟皆賢人君子交之不獨以其文也頃歲以來休戚隱軫之情比于骨肉今歸順老親願誠甚喜然令鄙生淵絕高侶還復疎鹵則頑又甚戚也行日奉受深重固以著于心不具論論今離懷如此惟大篇寵行增我故價在途擬依韻答之竟困頓未能俟抵鄉廬卒所欲言載之冊書

乘鴻起便上之不虛

與孫季泉宮允書

頃歲以來公所與禎談對觀磨者皆由衷至情故禎傾腸瀝膽言無曲理物無隱情至曉曉也賴公照察不辠狂迂顧加賞音此交情與古人可比論矣禎從事文辭積有歲年乃多牴牾弗合至復自疑頃値季公持格衆之見稱爲正路令勿改服因遂自信肆力邁往矣而季公又頌說浮實令聞者側耳此所謂登高而指故見者遠順風而呼故聽者廣有憑藉也季公高才玅悟世所希睹禎欽慕希豔什伯恒情故嘗

常欲見之今歸得順親願誠甚喜然問調離析寔憯中抱信知吾兩人者皆同也玆旅次趙州矣囘首京國頊成天涯追往悼今無任惻惻行日初擬今寓了前諾而所遇盡惡主欲留一日不可得又行路困憊竟令寒盟私計抵家須志定卽圖之不虛書成家母來言孫老夫人有眷我意當致謝語幸爲傳報堂下

弟維禎頊首謹告

與張龍湖學士書

維禎泰之鄙人也又不幸不獲廁門墻之末乃公念泰人諒直驅而之道甚易故爲接引至與孫趙二史

等愛孫趙二史門人也楨即庸不若所望然固感知遇之德今茲謁歸竇重毋志不欲奪自令鄙生睽違至教益復疎鹵且柰何行且望鄉山矣固甚喜然回首北雲則又於邑甚也楨仕宦十年愧碌碌無以榮吾親頃奉大撰歸鄉里鄉里人見者且謂鄙生賢重王氏宗以鉅公之言在也篇中論壽盡天地萬物之理揭千古未闡之奧皆玄言可傳顧所冀勉維楨卒未能有誦之汗籔籔下矣今次趙州在道已十日幸風日晴和行者不爲苦送吏回計宜爲言申謝書成附往諸惟台亮不周

答王堯衢編修書

揚州別駕來承翰教捧誦神馳兄能念及故侶遂因別駕得悉動定吉貞甚慰緬懷頻年以來事變紛然言弗可盡乃知高卧江濆嘯歌雲月卽不能竟脫塵網然亦今時之自得也弟以老母客久念歸茲謁告扶侍西矣以今月二十一日發京行十日次趙州逆旅草草念一往華山望惠巖益邈音訊安從通遂捉筆荒布中曲如此傳言公今講學棄去文辭不理此近世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柰何蹈之弟于茲致力雖極闇奧未臻以能躡踪昔人馳敺作者之壇

則未之逮也西風順幸惠嘉音不盡惓惓

與呂沃洲侍御書

鄙生慕沃洲之名尚矣乃今覩沃洲之面私其論吐與其在事弛張之畧率當實不華簡而易行有爲咸績乃知沃洲固經國之大儒斯文之巨擘矣今世學者侈言無驗如畫餅膠册不濟于用俗士見其若此遂指而訾之世忌論學以此也僕以爲論學如問途所貴能行至之不倦今文遊中若趙大洲者高自標植庶幾于道而夢坡敖子沈毅淵嘿若重溟深谷靡珍弗聚鄙生獨私切敬事之恨天資弗類不能逮逝

子故敖子實有閎才絶稅而一不㬎見今人稱敖子
爲篤厚君子而不知固畧士翰卿也鄙生于流輩中
稱最下顧能景慕賢哲冀有所表樹卽如巳出亦念
世不可無才士大夫而才士大夫在世齟齬者十指
而九此其故難言之矣今鄙生既歸而敖趙兩君與
公時出入游從其所陳說相參令上合先王近振時
艱在座快聽出門可行卽俗士曲意求指安得乎自
聖人沒道散在諸書求道而不讀書猶入闇室辨色
也僕齒年逾壯望道逾迷自訟不學故至此今擬退
依巖谷蒐羅往籍探稽世故求所謂信古振今者卽

未能伯仲時髦亦庶幾無怍于俯仰耳竊又慮五斗相迫復就宦轍則此言虛車矣嗟乎日月易夕逝波難返四十無聞聖人弗畏沃洲諒軫此念久矣幸愛景光各圖令名不盡惓惓

答王思質侍御書

使至能傳問訊併及腆儀盍越國輕數百里來也乃高賢敦友道一見即故如此往嘗游河東亂洪流陟條山度羊腸之險訪龍門之勝盍歷歷見之即未能裨高增深比觀達人然觸事徵類于世故有脫悟焉以爲人情懦者多畏怯者恒難如此當大事安有就

也令公轍跡到河東諸所謂山川意歷歷見之將必
稗高增深建奇節標雄名爲達人曠士不直鄙人能
悟已也公在臺中疏凡幾上　上咸嘉納以能中會
袪蠹也鹽法積弊所由來遠矣抉剔澄汰之力非公
而誰念公雅號勁直具自本性況復雄山大川助之
乎楨居依少華山登少華山望河東不遠然義不得
往瞻仰風儀徒增繾綣意公由今當多紀游弔勝之
作便能寄致郎如而承論教也

答襄陵令尚子書

在京見客數稱襄陵之治以爲有古循吏貞固惠愛

之節而無近世虛恢浮夸之習乃私竊嗟羡欣慕謂
方今俗尚若此有一人抗迹獨樹非所謂大丈夫哉
比抵鄉域望襄陵益邇有聞盡與昔合乃知君子無
患莫已知患在可知聖人之言非虛哉今甲辰進士
宦晉者三五公皆以節勝用能名而嚴子在絳年少
特立人無敢以書生易之比屬賢豪皆嘉會希逢齊
雲汀觀風域中不宜泛泛槩視已也歸來守園廬懶
似叔夜未始作書通問四方乃勤使使厚將越國枉
訊其不遺故人如此僕本鄉里豎儒秉時奮庸塵冒
詞垣久縻公餼罔裨　國休老親念兒薄能享榮懼

干㬥(?)咎乃促請告春來折筍林間采蘭山曲親願子志兩遂俱得矣執事私所好念延千里追故道今真愛滿紙誠破間寂激中腸酒至會雨薄寒即發封進之北堂不欲稽公惠也條山阻絕瞻思徒勞若五斗相追抗顏再出聚首雲霄論心青瑣不盡不盡

與劉嵩陽太守書

重慶距京師幾千里公守重慶僅閱兩稔而華轂飛照如在咫尺若積勞五六歲者乃知豪傑應世如飈動雲流域不能隔年不能限也往在瑣闈若所論建諸疏一時談者以爲難能既又取重慶與理此即長

孺守淮陽之故事語曰木直思伐乃自古記之矣前年趙大洲還館爲言嵩陽視民慈與物巽直內則如彼服外則如此龍化虎變此通方大儒也衆人信之楨今謁告在里會姜泉南大夫之任相見與別托致夙積如此大夫泰之望士守南宮有名累資七年乃復此調寃本與兄事體略同今往保寧他日課西南政最則兩君者稱伯仲矣向負一詩贈行唯域絕風乖到今稽諾姜泉行又卒卒不及嗣圖寄往且意公在郡逸思豪吟方駕臨川幸枉我數篇當擬羊何遂和之也

答南姜泉太守書

昨赴會渭南接遇非分而令郎陽谷先生者益復推公之愛愛之念古人禮非其任則避之乃夜遂奔歸非謂陶令厭賓客也小阮來傳及翰教眷念滿紙因知西征在即上青天觀錦水則奇遊也何云蜀道難哉初擬爲言申贈乃諸俗牽溷思之竟日夜了無佳句然又不欲草就懼溢奚囊俟徐圖補之所致台山嵩陽二君書到郡勞使分遣節序向暑惟愼旅爲道不盡倦倦

答曹東村侍御書

使回奉翰教因知按部及鳳翔所過更新至讀邊事三疏摘發伏奸奮不顧身之義犯怨凌危爲國明賞罰正功辠皆智巧之士所閉目卷舌諱言于緣飾之世者乃公抗節詆之卽令此屬有泰山然國是旣昭衆讓咸歸亦可以懾往慝懼未萌矣楨聞今之邊事其弊若此者窮本則自庚子八月之捷始降虜膏血塗艸野而益爵佩印者皆隻輪不出一矢未遺之人乃楨痛心數年思得一士追論之不可值故今睹公之自大計每用擊節歎慕非私之也使言且欲移節由商洛出次華州候代者奮則瞻接近矣延佇延佇

今承腆貺稱爲扶侍致賀感激百千恒情翰中獎予
隆重幺麼之夫進退罔裨惟重違親志歸就菽水耳
安能若所云也惶悚惶悚

與孫季泉宮允書

抵家不十日即爲新歲遠客新歸會又此逢倥偬可
知盡正月新舊往來不絶至破二月始訖事當是時
亦思即事書情續歸來之句能乎頃復念身有兩序
之從業立質必至倍之不可乃謝客捐俗閉關二十
日皆就起二月望畢三月五日已覓使欲發忽言漢
且開博苑置賓客矣去即觸口語乃止今知前聞從

罷始與之往雖淹節月逾初盟本非有懈志也夫兩序者咸據有說實閏溢一語序時讀兩集數過乃爲之刻而傳焉知我臯我併在是矣今亦不得解也季公愛弟之甚稿至李審訂中裁焉貽來兩書具得之其和篇獎予隆重繾綣不已遇客便手與共讀之欲以見知己之難耳旣受册不着一言我臯何云然深衷非促節可著厚望豈急辭能宣此往卽須操尺陳故要來定百年之盟焉老親朝夕游家林甚適然見說從宦便復攢眉曰兒柰何又欲違我志禎乃引太夫人爲解毋乃曰孫毋慣且子孫滿前卽在旅猶家

也我安能比孫親願若此楨終恐甘爲割裾事哉見館中諸丈爲道惓惓取序與諸丈觀亦宜此懷盡往王姓者故隸人逐去以官役入京師因附之

與王序夫孝廉書

往赴會渭南得君之遇甚厚然非其望也念昔與君有鷄黍之素以爲竟宜堅約不爲貴人敗節乃過之如此楨思徒慼不足以致報今君且龍蟠蠖屈正僕所欲鞭雷驅電効力致奮之秋也即有酧言能聽之乎方今關內才賢之未奮者數者必以君屈首指蓋謂流落十年志硜硜弗爲變也即楨亦云有志如此

乃何有一第今至渭乃見列壘通市與賈人計盈縮論廢著趨丈夫之末節責洒削米鹽之細入欲奪而志嚌利交而智昏衆所注期于君者謂何乃今若是邪夫事以一成以二敗捄策者亡羊弋禽者廢奕大舜具重瞳不能兩視嘗輸善規矩不能共作非智不足埶不可也君誠賢不踰二聖才誠通不能殖貨而懋學也夫利有微鉅萬物之大分也居有充乏生人之大命也此兩者說長而不可卒具惟君審訂自裁焉且夫揮金還璧乞食卧雪之事遐哉邈矣不可再見若伏之牛下登之乎天上初甚苦而竟快適卽非

君子之工志然亦窮通苦樂之一鑑也君有邁雋逸羣之才有跳驅千里之氣志一變諸皆壞無賴矣幸招還始念與之終初屏居清渭之北樓關謝事温舊益業名成而祿入且萬之市利也又安事此定交二十餘年規勉相持不啻兄弟言雖過苦且不自爲皐君顧見讓哉天暑不欲枉車東下秋至當使使相迎勿責疎曠

與袁元峯編修書

抵家既三月然冗奪過半華山見歸人顧若色喜乃楨顧不能吐一詞答山靈也坐此無詩元峯君者詞

場之飛將朋儔之雅徒也鄙人屏居離索往往夢尋比來積句盈箱天上翰音能從西風下山中乎望之望之湖海交游如吾元峯見滄兩君厚者寔鮮故今在家恒展兩君贈言讀焉若與兩君對者泰人踈鹵鄙朴獨有希古尚友之志爲兩君所于然力猶弗逮兩君不欲教之令竟成章哉遇見滄君道此若見李泉君當更有與覽者不再及

與周石崖曹郎書

草野之人雲霄分淺今歸乃故甚適自奉親課農之餘則坐室中讀書焉耳竊念 國家養士十許年曾

微効米鹽之能鉛刀之用乃退守丘園若此卽誠私願大足如報及一飯者何然文以職領史氏若采風輯事不限朝野乃今闕　聖帝明王之大美弗述忠臣節士里謳巷謠風俗政化之所關戚而弗傳若是者辠益且重負益且深楨於是懼乃思左氏虞卿之所爲以爲庶幾哉無慚于天地之德矣顧隘聞短技郎如前志百振未有一舉秪立空言終與草木同朽爛矣或誚楨曰子四十而不試後無幾矣郎曰陳言安施也乃笑而應曰我且作百年計在山中子責吾四十試乎離隔遼絶同人之戀彼此共之秋交鴻便

辛惠德音

答趙大洲編修書

公所貽書載祖所和詩二章有歎羈慕往之致若緣郡人興者詞林遷官故事循甲次今守且逮又奈何欲往又公故嘗求佐成均造士以報　天子有缺郎員矣往殆非計也家郎擲書于門內颺去問之附孫比部行遂銜蹤而逝不得訊乃翁動息歉甚歸來且兩月盍溷人間事去來斷續莫有已時往日質言能踐與否可豫卜哉蒙坡教丈眞醇有造非徒騰口說者與朝夕甚禆我乃茸作溝中斷矣竊思此君不習

耳晤聞幸致區區

與敖夢坡編修書

今伏華山八月矣然忽若歷朝暮天上故人時能相憶否塊處僻壤寥寥無從念未嘗不在諸公間也夢坡敦大博厚古之長者楨疏鹵頑昧本非等埒公乃結爲知己私有砥磨而楨以兄事心師之不與貌暱而恭者類也在家爲親朋數海內賢人君子必取公屈一指而筠泉兄剛正質直雅所敬瞻與公相伯仲故兩兄者我念更獨甚也七月中吏部移檄趣入不得堅守鄉園歲杪或當握手人便卒卒申候見筠泉

兄爲道惓惓

答許少華中丞書

往奉華牘稱物以喻志意隱而詞微情傷而旨痛顧世無知之者楨讀之爲大息焉夫君子之行不同而志各有寄陶之酒阮之琴嵇之鍛王之耽意聲樂謝之遊曠山水人固謂放浪形骸濶畧禮法矣夫數君子者皆當世所謂賢豪人也彼其始豈不欲爲矜矜之行用世之徒哉時有所不可乃退而就此故琴酒鍛樂山水六物者數君子之寄寓乃其情深遠矣惟公壯歲標楨曠然而不汚慎脩而不爽當是時自謂

曾參不殺慈母相信蕭曹丙魏之業行可力致此其志豈不貞固哉旋乃蒼蠅肆點黃金遂鑠遂令韓非孤憤殷浩書空樓李廣于南山竄楚平于澤畔百懿不録一青被放斯足悲矣孔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言悔賢人猶不免也於是境殊則志遷迹阻則情鬱故且昵近異物假借蕩懷免憂生之嗟耳亦若陶之酒阮之琴稽之鍛王之𣪊樂謝之山水皆寓也而知者鮮矣今謀人國者不務亮志憐才濟時狃恩尊乃索細瘢摘寸朽遂使全璧受疑合抱見斥公由是不獲奮矣楨爲之太息者此也强胡數

為邊害執事者講武選才念至懇也然今日用一人焉不能輒去之明日又用一人焉又不能又輒去之官頻易而勤懲患漸深而莫之救藥何者用者非才才者未用用者飾名用之者信耳也往禎從朝士間為論眞才誠可批難解紛者三數輩不嫵以私其鄉聽者色駭而意嗤以惑于讒口也不見公五六歲矣傳言故嘗一疾疾已乃盡謝諸累保眞反初今容鬢光光好也意或天祐 國家故乃陰誘其衷禪之順精須用若此得告在家僅八月部檄趣還不得淹臥丘樊遂不能驅馬曲江乾岡之間攀接顏色以慰夙

昔聊布欵曲式答芳訊見太華公爲道維楨惓惓

答韓苑洛司馬書

自洛水南行渡渭抵華下人稱百里然逈野荒塗郎快騎必竟日詣所止此安止百里也乃翁輕涉遠道枉訊敝廬感激篤之恒情又杪冬嚴寒氷河雪徑此宜居堂奧帷帳中猶有侵冒矧茲外出使者來諗知還車無恙心乃始慰奉教南轅且淹不發謂以期親故惟翁亶抱沈痛令分國念楨爲國之典刑彰慮亦復戚戚今 國家大計莫鉅于防胡治兵顧惟防胡者多擊胡者少治兵者多知兵者少以此兩多併此

兩少此傍小入大入狂馳靡憚南踐大原西掠華池慘惡稔毒詎忍言哉執政大臣若圖其鉅者則必入告　天子詔翁還取大司馬尊號畀之坐有成功可睹見此非臆想私諛天下誠大人材誠衆以指校數與翁等埒者幾乎楨發擬在正月下旬盍屢卜屢易沾戀慈闈𦂳不能斷無亦去父母國之道宜爾哉自省淺細即就班列萬無一裨幸終教無甚貽鄉國羞至望至望

與郭東野侍讀書

不奉光儀忽經再臘歲序易流若此南中之役詞垣

榮事乃公與李泉君爲耦足稱聯璧江都簿郭岫以書抵楨因知還揖北向而簿言兩君並施非分之眷甚渥本之以楨故也矧楨越在天末惓戀可知頃客過華州者稱說南中録美善以爲邇所希覯顧不獲輒睹一快心焉懊歎如何僻處丘園動息甚適秋中部檄趣入然五斗纓牽安能堅守故山征期屢卜未卽北首誠獨念割裾之難耳此惟東野數公諒之他人弗之知也定計開歲戒輛所謂芳草萋王孫歸也歲宴卒卒無得徧簡諸兄幸爲鼎言莫取懶慢坐遠人焉張雙渠者得遷徑赴湖南瀕行留書一函禍一

端俱有封識謂便以致東野君竊念高義不可久宿而翰中所云或有彿可稽者輒用先往有懷縷縷欲俟面盡

與孫季泉宮允書

往書凡三上皆值公南中之役竟旋時當惠報音併得睹試録一二今且踰秋及冬之半苦憶日夜不獲一快思焉柰之何醴泉與南渠二君典文北闈近因過客出所持録稍一覽獨典重敦雅洗袪近時虚恢夸眦之習所謂質而不俚華而不靡者獨念南中録不至然以意度之今班倕治宮室持斧斤其偉大煥

美可信也楨淹跡丘樊垂白之老不能便赴華省比來征期屢下屢遷進退之難如此開歲五七日馬可北首無疑所委叙述及詩冊總宜齋至作羔鴈也門人張生光孝以計偕來附致區區若此張生弱冠負俊才𠔁詞往爲貴邑龔芙齋所深器者也幸因門者得入瞻望顔色足慰千里惓惓之慕而張生顧又可教人也一見即須知歲晚且治行卒卒不盡

答胡自湖侍御書

使至知及瓜期今且駐漢中侯代者漢中有拜將臺漢帝爲韓信築古帝王御將隆重於以磨礪驍雄如

此然卒賴其力以成洪業後世廢置輕比之呼叱
小兒安望其効命解紛也公登臺回眺曠目激中宜
興今昔之歎固須有作往奉大篇九章日在吟諷與
公會斯須輒別然讀詩顧若聆玄論接英標者數調
殊也然與山之言工緻婉麗憑凌三謝矣秦州之言
典平戎之言雅鎮邊之言壯翟雲之言則尺尺寸寸
步驟少陵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初與公別之
華郊期謂盡和諸什其會嬰肩背之疾俛仰并苦不
能擄案者彌月頃來稍平毋于肚內口占隱度乃復
不成豈調高和寡朱絃發響尨笙難爲音邪征車北

向改卜春仲獨惟眷眷吾自去留靡決可以信進止之難矣尚計作西征篇贈公尚成即托便使致之蕪詞數首遠冀斤削昔子建點竄丁儀之文以爲言之好醜彼自得之已何私焉先哲遺跡來世之矩也力疾援筆附使還報私戀不盡

答張安世中舍書

張生回具悉屋烏之眷感戢何已北征蹉跎去鄉之難如此矧又肩背受患連數月未平可柰何只今强欲出門念破後月即失期吾兄養恬斗城之陰遂蓄眞操由此益懋行于誠歎羨焉賜來濠溪翁集讀至

再周先是得少華翁集近併二集更讀之乃皆婉麗秀俊與太微翁集各立門塗若以名世而傳來則一而已可謂接轍錢郎合券陰何者矣稹才性駑下鮮熏識之力冥搜之鑒然竊觀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模必積思累紀既以得意會神乃後成章　本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郎大復猶郄數舍盍空同有神變無方之用有精純不雜之體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横奇正弗一其裁而粹美同也珩琚璜瑫弗一其形而温栗同也至若倒插頓挫之法創自少陵善用之者空同一人而已學者未睹其大慢肆醜詆以

爲空同掠古市美比之剽虜嗟乎空同富才神解能自作古假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當約爲兄弟補所未逮增所未能故官給失金不可盡疑陶朱也良驥騂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爲李即爲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未必不爲空同豈可謂李杜掠人美哉方匆匆結束行李也覽秕有觸輒出數語恨不與公接朝夕得窮論討質是非紙上言不多嗣當更布許有大珠贈行人贍佇不至轉增慎懷對山先生集及諸書秤釐慮恩有成事即馳一介秖領幸呼與之吾景濛溪翁有年載不幸不獲接面

晤時爲道惓惓

與魏明瑞諸子書

北征時諸賢送我特遠情實戀戀若謂失所親者竊自念吾于若曹奚裨哉獨戇言不諱督學甚力于平常軟語款款者不同乃感諸賢或苦之旣而意聽從又復沾慕若等可與進道矣脩業體要往與諸賢面指無餘誠繹思踐之卽隔千里猶咫尺也不學而徒予之慕卽日聚首猶千里隔也山人在山甚便乃復違親遠游每念一至卽欲挂冠俘來特爲省訊併請命迎養又不欲重違親志聽意所安而已

與張惟訓孝廉書

去日正值炎節常在懷思到家稱壽後卽可揵戶脩業功名淹速自有時惟豈已爲璞卽刖足何慚若廝廝逐逐作尋常人顧徒嗟困悼屈人神共喚之矣惟訓清才茂年非池中物其深所負而已與子別言甚劇又苦要皆勉德崇業之助其可以子爲厲已耶鄙人違親遠游終日怏怏伻來特爲省訊附此

答程松溪祭酒書

維楨自鄉至僅四閱月然時從李泉君訊問南中動定乃適承佳音併書貺信慰懷思邇者隱書漸出及

睹則皆條綴章摘瑣屑之言憑虛烏有之事觀者瞀于奇聞爭傳競好卽楨亦蒙是疾今獲叢說閒便喜而開卷一一著目然後已然於道竟何見也望江渺渺慨不具羽翼與秋鴈俱南侍我松溪翁償夙抱焉歎之慕之

與孫月崖都憲書

在昔幷陘遣至翰既於時附言報謝計徹左右楨歸一歲餘今復還京還而聞公之邊籌將畧籍甚搢紳間以爲上谷今獨未須憂者謂有公在也顧馭戎貴鎮靜忌數動煩勞鷹善搏擊維鏃恒制之命足其氣

有時一發毛血灑郊矣若令狎狸奴𢤱鷄狗游戲玩侮臂而之野鳥兎過弗奮也夫軍一人耳能役又能戰哉執事者屬焉公工郡人也飽諳邊理鄙言誠疣贅所謂與知者道耳禎守在詞垣不能窺筆墨畦徑顧乃說兵華之務非其質矣財察幸甚

與郭龍潭主簿書

功名謂之會會者聚也謂聚必有散譬諸賓宴有飲三爵輒即去者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横尚猶未歸者若此者視主人意耳主人意非留連客三爵去矣仕宦行藏大槩類此公在官銳精當午道之衝事集人

悦頌殽在口乃遽令納綬執事君子不肯惜才如此公獨崇何此正三爵之逾也公故胸次脫落不繫世故今歸當徼芥蔕不俟予說城南山谷幽邃可卜築買磯俟予歸違親遠游非區區志也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一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書二十七首

書

與汪春谷太僕書

鄙生楨以今孟夏還京在家時幸奉嘉翰會江都簿舍親郭氏家人卽南乃卽附言答謝能徹乎不嚋昔同侶比入更復落莫乃獨得七峯君與晤頎僦舍隔遠不能數晨夕若往年至一相過輒移日夜過殘漏而所談述砥磨者率感憤世故與盟志論文期以各勉勿二所謂可與知已言不可與他人道者也君侯積望二十餘載他多躋列樞要總秉臺紀而君猶徙倚兩寺雖彌穪崇鉅然綜歷門曹徒令經畧之蘊鬱

而弗彰此其故難言矣舊說西施浣紗江濱越君見之好而載歸名遂以傳言西施色灼灼殊衆莫有及也當其時艶桃李之容守閭閣者何限不至江濱不與越王遇父母兄弟以爲貞女而越王弗知也取此可以明世事矣楨秦人伉厲自信不能浮沈上下與時殊乖而老母還家懽悅留不肯北今獨客守官每念一至輒欲納綬徑往尋又止然萬無母子隔絶理竟擬山中人矣南望江天惧不能羽翼一見露寫心曲惘惘

與謝畹溪都憲書

北來日重辱渥眷且去鄉則既陳詞布感抵京五月而王大行予阜到又傳公所惓惓于禎者如此禎淺細陋末何宜槩于大人長者之心愧悚愧悚浹歲以來西北多事邊卒困阨殘傷言者嗚咽聽之者淚淫淫下此正扶捄療吮之秋乘此而立功名非其時也幸公鎮靜持重篤念瘡痍不忍驅殘破之衆博靡敵而希世好三邊之卒與關內之大夫士罔不感公之德識公之心者古所謂大臣之業在無智名無勇功而社稷安于泰山則公誠有之矣家人歸令省親因念禎等沾被保釐之休安可不一申候也

與保定成總兵書

北上道保州使者以公命逆于遠境數舍旣會則又辱欽崇沾戀行復以使送抵定興强之始還僕詞林弄筆扎人也公所講戎旅戰陣之事乃獨極情于賢士大夫此衛青所不能近世所希覩也黠虜爲患一不得挫傷少創之計公言虜入寇出邊往往部落星散各分利四出不結屯我軍伺出時伏甲于傷乘其支離襲擊之可以得志令挫抑不敢更入也此孫臏策消之謀神速不備惟在及時隱用之耳不爾則聶翁壹馬邑之策一泄弗效漢用是竟與匈奴爲難者

累年胡反有辭憤之憤之家僮回省親以便述事代
面恐今日制虜之術當不出此僕雖弄筆扎然秦人
頗諳邊計直公有氣畧甚雄可倚頼於是寓書

奉王大廓先生書

乙巳冬楨謁歸踰一年丁未春又入京師前未歸時
上初以翁領節鉞壇撫貴州而兩洲翁在部數見言
有便附書申訊無何楨遽歸含意未伸今且兩禩念
到輒汗悚若受譴訶負責收也適郭僉憲赴貴州便
述夙積或門下有以亮區區也貴州漢西南裔也漢
竭財力鈍士馬而有之及後至馬援定蠻俗効貢比

于內地考馬援定夷故事在順俗與治大犯則創小犯則畧不與犬羊爭勝此若取寒泉止沸湯就須臾之效貽數百載之安今苗族橫戈掠境固彼恒事至煩請　詔命將騷動連壤之師恐張虜氣而挫其志以為我可患中國中國備我方逆苗竊發直用一將帥之力十日之勞可以灌宄熄毒顧湖廣貴州接壤二境之有司兩伺莫先聞故至此門下前在職方號稱識畧過人而沈毅廉慈又足附衆死士郎滅此何有權分于二省事牽于內制卽伏波更來莫有効也審時相機約兩國之師戮力直前以批難而解紛此

惟門下勇裁之耳今爲中國患者不在西南在北夷西南之兵豫期可收北夷之憂歲謀人作奏功之日未見夫制狄與苗異苗叛則不服服即不叛狄乃不然去來來去不可要結不可盟信言邊事者紛集如品即口以成事實績鮮睹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楨安敢論擬之哉以門下吾師也有雅知深炤言之繁穢勿計遂載諸紙上

與許仲貽舊吏部書

久違懷戀可知今兄遭罹阨困諒自不圖此事初出即人人固駭視愕聽以爲極變至異君子當世効用

所恨無柄人得柄又巧伺竊窺美不爲彰加無爲有
物情世路至若此可畏哉可畏哉今吳中兩才謝與
愧氏許石城氏並著時名乃皆以鴻漸之翼墮于燕
雀或曰忌才又曰數屯此兩言者皆然也石城挺皭
然之操鮮阿俗之行以是人言相及金椎堅故鑠玉
惟完故微瑕得指也望遠不能爲情幸爲道保愛以
俟後祉附此惓惓

與謝應午舊宮直書

君意外之變猝至能談笑承之即如洛陽隕涕不能
逮也行日會病作不能送之野然神情與俱矣海內

才豪凡楨所睹識及聞其人不接其面者不可勝數然獨以與槐爲難能非謂才藻華茂積著繁富有占墨客風人之致蓋嘗見其論說世故指陳經緯弛張之畧甚辨而確今之天下所關非文謂有實用者難耳故于與槐去悼惜悲憤犯衆諱而言之人人誠有所公慨非私而已也　國家値中興之運雖稱盛世然北挂胡骴中困兵饟近事若此後益叵測非得弘愽强力之士大振作新則精采不還　國威不伸今觀之交游考之目前若求所謂其人非吾與槐而誰也臨海之役有佳山水可以娛悅心志君子必先保

其躬乃能與世相須此惟與槐自得之他人不能諭也人情嶮巇甚于谿壑每與趙大洲私語以爲世路之難如此念狥禄代食不能爲噫歌去國之人而詡詡相然諾又强性所不有背面譽而毀隨之何言千里外哉大洲始就班列脫身不可得楨今謁告將作山中人矣三數知己漸風萍散去而荆川唐氏懷積有年不能羽翼相見柰此惓惓何傳聞以來春赴遷所見泰白厓先生其道鄙人念之也贈言四章聊展悃悰久稽非怠緩俟巾石公行謂得託可將耳

奉王麓泉先生書

乙未冬謁歸行及灤城而使者奉翰既追至屬侍母不得抽身奔謝今年春乃單車還經井陘顧又聞以新命南矣往返並左值念之汗慄抵京數覔便申臯乃輒阻鬱鬱如疒毒今陸審理之楚便附言若此昨楨度井陘關岩樓雉堞熠示行客而費且萬計乃關人不稱關險固可保獨追慕我公防禦輯理之畧徵卒儲備之猷有問輒能口其行事毋地險在關天險在人邪公偉度弘識能肩大任重湖南屬平壤不得久羈栖執事者將取節鉞之權授之非以門墻私好軟語相媚也陸氏者故倅趙州往年道趙州與識知其

爲人也尚友好吟文辨逹恭抑令作梁王客甚宜然
又或爲歎屈之

答盧淶西少司成書

入京不及與公晤計相距才二十日耳悵惋之甚南中故稱畢㵎北人游其土言不便者十九若鄙人之見以爲男子生而墮地天地四方皆所有事陸人怯舟舟子苦騎各背所習也客久習深與土人奚異大學賢士所萃公令儼然用師道臨之不直諸生有造即于身有深裨焉何者自我入詞垣十有三載曰獨與其儔匹游與儔匹游不得作振矜色率啞然聚蹴

然散而已固未有上下相持之分言動相觀之節也
文卽言過矣尤動過矣責也今者一人身千人視語
脫堂戸徧國中傳而誦焉以此知有惕厲之益崇德
之助焉鄙人意以人士攻業入官所貴致用上以報
天子下以驗所聞歷山川踐四方可以廣睹識區區
守筆硯老伴蠹魚不得效尺寸能謂儒何以故公之
南也鄙人獨切慕之顧今年踰四十猶作氣夫撫念
身跡蹣危不持乃復趨時就班誠所謂溷迷于也瑣
瑣槩于公心至勞訊及感刺心脾贈詩竟須奉致使
還先此附報金陵佳山水登詠有篇能枉教不望之

俟之

答喬三石督學書

楚人爲楨言楚地遼濶先是諸督學者往往廵試未半輒遷去自三石公至陸轅澤轍所歷殆百處士經殿最者各當素有服詞非强毅精明之士弗可能也頃奉華牘述所跋涉亦與此合楚人言益信僕習弄翰墨雖積年祺覓渺窺識今惠諸篇律體總軌于杜有冲遠深厚之致焉安及之哉安及之哉頃歲覆讀三百篇以暨騷選終于李杜諸家之作其短言不雜夫人晵之矣彼鴻篇鉅什累纍數千百言咸摽擲牽

掇一意貫徹譬之月園千樹而同光風谷百巖而共轂何者以本之初者一也蜩螗不與蟋蟀齊鳴絺綌不與貂裘並服戚戚悰殊悽泣笑別音詩之理也乃若局方切理蒐事配景以是求直又失之隘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言通變合道之難也三石公研秇深確洞炤玄機立而能權者邪陸機之言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僕冥昧猶憒憒不可與知焉從之適有便幸洩秘以告將指南視之懷懷

答李東岡舊給舍書

離之數歲而甫一晤欵又以憂去感念如何嘗讀漢

史見東方生罝陸沈之言以爲讕語取今吾兄觀之言信非宕閱世自驗之謂也士人平居誓志期自表見不宜俛首人後比一跌折足壯圖盡灰何者知所願之難伸也近世若此者往往而有楨睹之惋且歎焉彼山林幽寂蟬蛻塵𡎺之士旣不能從而驅馳世路環轉脂隨又喪所本性功名之際可不謂難哉是言本爲東岡而設懼人以我爲托寓也冬寒且襄大事哀勞交埤幸攝重自保㦗㦗

答王襄垣序夫書

門下才健而力弘志遠而守堅楨于貧賤時覘知之

今乘時奮庸當不愆素且故人所期待者甚非淺也雲霄萬里即擬比翼共翺翔也頃與南豐郝子晤幸聞初政嚴明吏民畏服即諸上官咸畏其才而南豐亦刺刺稱之不輟口因知處囊之錐其末立見非虛語也劉氏梗化非一朝夕但須酌劑與處寬而弗振與剛而踰節其失均也凡人之情小拂則怨大拂則詬極則為讐窮則與敵矣門下負大觀之見挾無方之智必有以燭先幾察未然慎之思之今襄垣令乃驥足初程萬里從此始也彼區區爭一朝之忿者是百里之才也騏驥不與跛鱉爭途鳳凰不與鳥雀爭

食所期者遠耳積非欲門下唯諾曲隨作時俗人叔世仕宦古道輒滯而弗行獨且奈何往事既已繼自今善圖之毀譽賢者所不覆以其無益損也門下具才節久當大彰籌舌不得加顧應世接物爲政不廢豈可忽哉使回附言布悃言涉直戇恃惠予之知我也薄命之夫安有縣弧事誤蒙眷念分金相賀轉有感愴老親初至殊匆匆展布未悉嗣圖更備

答鳳泉先生復套書

復套之議便與不便究其未成敗之算皆非持文墨者所與知今讀所條九事似猶因人附說意者非本

願予然其委畫極慮始郎圖卒假令蚤眞可復用兵
行師之要無出此矣今創此議者一人而令三鎭撫
臣効計其念爲同功哉將以分過也識者睹其終懼
生之訛言莫敢爭然伺其後事者在内者十人而九
在邉者十人而十也公積敵蹟三十年所海内數練
達剛明之士必先焉所望保素節察來將作社稷一
純臣區區之願而已

與黃雨田少參書

憂中得自開原所貽書以使阻不能報乃後公有山
西之　命討且修訊居亡何又以憂歸鄙懷竟不及

展因之邇延到今愧悚愧悚開原東北窮邊華夷交市易生釁端猾虜或乘弗備襲之往往得意自公到鎮繕甓濬塹增屯置堡一切防胡之策靡不委具而又禁奸戢暴令與夷人市不得生事啟釁故浹歲以來東北安堵境上無一遺矢之擾不煩 廟堂之憂者誰之力也今年伯老先生以壽終有子若此又以壽終何恨哉數與東人晤談遺愛頌遠獻者千口一詞輒曰黃公德鉅而才贍非恒人也此豈可幸獲哉公于國爲勞臣卽于親爲孝子士人生世眇寸長片能脉脉作庸衆人卽曰侍鼎茵問朝夕自謂爲孝距

孝萬里矣安居有期遂道不得聞縻而不得効執紼之役謹修詞具幣令表弟走長安代致區區惟亮千里之忱而恕其後焉

答王九岩禮部書

堯衢君死乃楨獨痛之深哭之哀誠悲其同心之寡而離絶之速也自楨與堯衢君處視諸人特相愛重顧獨少其苛細小謹耗費精神且人有目不能自見其背有兩足不能一走西一走東有所舉必有所遺物情之大較也堯衢君乃欲兼照併羅而莫令或漏往往役神逐物夫物無盡神有盡以有盡逐無盡安

得不死櫬轝且發之前期諸館人群往哭之屬楨撰詞寫哀今載在軸者是也斯言寔惜之云海內交游謂知堯衢君者信莫如楨宜爲作王太史傳至章句之美醜弗之恤矣重念堯衢君生而來死而歸百年敦契一朝永絕擬爲薤露之章以代紼謳而未能也含情惻惻勉事報述賻儀具在別札

答嚴敏卿內翰書

使來辱及翰教宛宛如對甚慰因使獲知跋涉遠道經歷節月可謂勞于王事者矣然衡湘勝區好奇之士每思一往而莫之至今公茲役躡衡山浮湘潭一

三閭之遺踪招二妃之游魂亦足云曠廓胸臆埤翼吟情者矣羡之羡之平生謂別離人間恒事殊不介懐于公特玆沾戀豈眞有不可解于心者邪公茂才秘恩一時修詞之士咸願結盟不獨區區一鄙生也

答王石岡總督書

今勞翁登壇臨戎者雖　聖主一時偶出之命然要之當代論才計可以批難解紛紓目前之患若釋翁又誰任者傳言翁甫入關宣慰父老撤罷諸役而饜首愁苦之民應聲帖定漸乃內志既寧外虞隨制由是言之　朝廷知人之哲籌邊之精可謂前無帝王

矣三邊戎事踵弊積弱非一日矣而虜埶日更弘大掠無虛歲關內震動家有徙業之心人靡戀土之志何者力不敵而埶不相服也今翁仗鉞西北屹爾長城旣已鎮定群心矣乃益簡將徵兵儲餉秣馬飭甲礪鏃習射投石諸所修戎伐敵之畧種種咸起虜誠慓悍然好生惡死與華人無異由此而往寇將不至且遁去遠也禎華下人也距邊隅可千里往年虜寇華池望華下又止四百里而近故憂患悼時之心耿懷不㓕今幸翁在事即賴社稷安靜之福令秦民務恒守墳墓不轉徙落泊焉斯區區一方之慶也使秦

奉翰教勞勩可知伏惟宣節爲國不勝瞻企

答孫用修司理書

客自南方至者輒道盧州理刑之治以爲嚴不涉苛明不追察平恕威斷兩具而相爲用今時之爲理若此者葢十指不一二屈也僕聞而嗟羡者久之乃公氣本深醇盎之敦大之量精明之志以故一試輒效如此今臺諫並稱闕人春夏之交意必徵賢以充厥任故事被徵者率滿三年始得與今公在官雖未及考然聲實蔚起不與庸衆伍豈得用恒例拘哉僕自昨夏還京自弃丘園就塵網齒髮逾壯身跡尚卑郎

碌碌逐行何爲也鹿苹鴈渚終其本性亦竟須歸耳使持翰旣到益越數千里來也高誼乃如此就使益知勤苦獨甚坐席不煖一食再吐哺昔賢成立往往由是彼優游養逸不勝負薪之人公家何賴哉尚冀慎德保終一志弗懈先副知己懔懔

答韓苑洛司馬書

數承翰旣皇悚難任就使獲諗台體嘉豫倍于曩時天之佑人國必故助安老成如此乃茲諭中顧自引棄謝固圖歸休則聞者弗信之矣且老臣禆國在譽望伏壓媕邪猷謀論議足以定難而解紛彼勞勞趨

走奔命効力于手足耳目之役者斯一命之士之職也昔鬻子之對文王若以臣捕獸逐麋臣誠老矣或坐而策事則臣尚少此可以今日諭幸徐計之以從人望且翁位歷八座于身誠尊重而其先猶守舊號于九泉之下聊須歲時茍值　國有嘉慶得以假寵先人亦大孝之成也禎蒙被逺訊輒此申酬竊附不隱之義然又以進止之道主斷在獨即骨肉不能與而況鄉里後生乎令姪已去京滄源丁公甚優之又此附報

答王鳳泉先生書

在昔西事興乃楨私心獨念其謬又怪首事者之狂
悖雖典司筆札不練世務未睹利害之實然嘗稽覽
往古論秦漢之失嗤蒙恬陋主父以爲何其迷哉而
自觸既羅夫古與今不甚相戾古所不便今亦不便
乃悟肩大任重之君子不當用狹識淺聞之士丁未
夏楨幸侍翁之教于京師乃本願與飭兵禦胡之略
則固甚壯之矣其後到鎮林于權人出萬不得已之
言其疏縷細套議明獻便計而指在難圖于時睹者
咸識之乃翁參稽今昔熟較利患以故云然楨讀其
疏亦申寫胸臆推究稅駕之事顧性帶戇直不能作

軟語書去恒以越俎爲懼幸翁亮鄙生之心本効忠
言嘉鄙生之論頗灼伏機賜扎褒答稱爲知已楨愈
切愧懼流汗至踵竊又聞虜候寧夏之虛陡擁數千
之衆入寇乃我兵以九百餘人禦之極而至于驅市
人以充張疑示多此危道也頼翁威聞幕北素有練
士之功督戰之能寇入不移日引去假令堅壁挑戰
不肯去我兵實少將柰之何夫家人之業主翁不偏
兄弟同心不私其藏則家道成各立便圖專已而不
恤他人之害則國事壞故兵在協議二之則非也今
調集之兵成功者鮮何也養者不得用用之者非所

養上下不相信而氣不奮也燕人之馬令楚人乘之馬悲鳴號矣安責行千里哉夫敵兩立而各計勝也我能意胡胡亦能意我然寇所犯往往出于不意今守隘阨塞築垣列堡皆意也胡虜大掠邊郡頃歷十載亦無中我所意此吾所以不能勝也翁習司馬穰苴之法又才猷適變坐測勝筭使得名徹　聖主假之都護之權大將之任必能令三軍甲士感憤爭死諸鎮守臣戮力無二此非楨區區一人之私言誠亦屈指數名豪指方一二屈即難之惟保愛爲國須時樹勳仰瞻仰瞻

與王九岩論傳書

頃撰王太史傳就函而附使致之楨與令嗣楚中同館交久而深今所記咸說實適有不溢一語諸館人皆知之信之誠弗敢憑虛誣世反以累知己也楚中美善蓋種種難數在狀者不能盡擬大抵紀述之體兼美則揭其著而具獨舉其充彙列兼陳若駢拇贅疣焉此所謂涸也楚中官為太史氏又克修其職有毅稱竟以是官卒故號曰王太史傳他跡間亦附著傳又有狀不具者又楨所獨聞深悲而唯恐其遺也楨西鄙豎儒自忖為下安能馳驅作者之塗顧獨念

仲宣之誄陳思不辭玄文之碑蔡邕勇任凡以抒情存故藉于物而見之耳今下遂忘所荒穢爲之卽不文乃其言猶信也翁失一令子楨失一良友俱爲痛切茲將幣潤筆也固不欲乃使泰翁主言甚堅强而還其手不肯持暫以藏之嗣他客附往兗聘翰劄云悲情稍平開之甚彼于憂者傷之過矣今會可更蹈也言太史二弟家甚貧又有子二太史死是以無憾翁宜自爲寬也

答鳳陽李太守書

君家昆季爲郡並有聲名籍甚搢紳間卽古稱二馮

君何謝焉往在京師坐分曹殊異合并寔稀然心念
絜操厚蓄以為榜中儁茂不直擅場司農且當肩鉅
重也乃玆一領郴符輒爾表見若此名下士固非虛
哉淮上今曰　帝鄉彼周之岐雍漢之豐沛其形埶
均莫之過公時瞻𨗴其中固必望氣紀瑞睹跡頌勲
歌咏　皇祖創造之艱以勤后番遠南風便幸以惠
我昔李耳西游周京歷山川盡海而止誠謂一代所
由興生民所由始安可㳙一至也鄙人楨恒極目淮
濆焉使來持翰儀云訊故義不以緬邈遺忘如此於
其歸附謝至問楨守官細如塵芥濫如吹竽世所謂

陋人也言之汗流及踵

答廣信傅太守書

仕宦至二千石金紫在躬即上躋卿寺且咫尺而公又丁年乃困思念縣車走使五千里上書乞休雖損亦頗疑訝及發牘亟誦而三復焉乃知榮不敵情昔人所謂事君之日長奉親之日短也歎之歎之已與所司語咸共悼惜復謀勸使不令上書且歸而勸公弗去乃使者執主人命甚堅不可撓奪從之榮利之沒人如飲醇酎昏酣而不知返者衆也今公一旦決去如棄遺弗顧此可以警末俗醺醉人矣太夫人之

年高而又目昏朝夕念子來歸今果得往至當瞳子更明齒落復生髮變而黑也頼　天子敦念孝理許之去則公于內事外事其道兩無怍恐人士孰能先焉頃士大夫追論賡信之治以爲難能顧制于權人至令中蹶權人不在直道即彰恐難竟與世遠若公之意謂依親爲戀乃大人固頌之矣使言艤舟待報報至即發自漢陽抵漢中開帆滿月可到家慶庭彩爲懽安極楨奉母遨遊日苦羈而不得歸情事惝怳職此益增嗟乎柰何

答王襄垣序夫書

晉大巡谷公至相見亟稱襄垣之政以為嚴不涉苛正不好異仁洽百姓威折強禦此有司之首後近時之稀睹也比奉翰劄列公考詞與其言甚合乃信谷公篤識賢者不惑浮語而公之眞意實才孚格上下此非可以聲音笑貌獲也大抵賢豪應當世之務必積而後信久而自章何者其所為者皆人所避其所斷者皆人所遷延不敢決也歲時深而情愫畢露夫人窺其無他又服其奉職不私始遂讋伏今公治襄垣周一期而暴者斂退困民咸甦蓋夫人信之也愚意以　聖王治天下不盡人之情君子之為政不極

已之意謂其有餘地令物得容也公今威惠幷施寬猛相稗若所云云眞符鄙望懽愉之甚楨平生知友孰逾立軒嚮聞人道襄垣治郎如身受嘉名被華繡也茲所憖憖者顧獨念人心叵測畏塗宜愼詩云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此之謂也使來屬冗溷傾寫才十之三四其遺幣枉貽則失之厚咬薇茹蘗之人柰何贖粱肉饗客也至念逮老親感歎靡已郎奉手帖轉而上之庭闈令楨書白謝意

答彭豫齋大叅書

晤言無幾何輒復別去懷戀不可道今時爲官難以

一意徑往世塗多岐且更崄巇伏機隱埑雖智者不能前睹此老氏守雌之貴大易勞謙之指所以立經則自昔至人固慎之矣吾兄之才猷超絶操嚴而施通郎今求所伏鉞而手鉅柄者釋公不可得顧美服人指重寶在饞貪夫睨之艷姬者醜嫗之妬賢人則不肖者之大敵也若所慎防而消息崇禮讓以示不敢當公宜財察審究之誠無俟贅說也長安城中鄉大夫十數人于其中若何氏許氏並著名當世負軼衆之識批難之畧時輩能希跡者實鮮厄而弗庸乃稍稍又放謂托以逃世此古嵇阮陶謝之儔俗眼不

認也一時遊宦諸子奎目任耳輕忽豪彥鄙疎大哲
僕私竊恒笑之公茲到長安能克一踵叩之再造再
叩二氏之蘊足尋其緒始信愚説之信實非佞云也
人才隨氣數而生氣漸漓漸散士生漸下漸薄古重
老成今乃簡焉以故見聞卑隘而措設謬戾未獲其
福每及于咎坐茲謂也禎守詞垣十四載矣日游涉
于筆墨畦徑之間未由表樹以酧　明主俾夙願每
念國難時艱閒忽投筆發憤思任一荷展効微能附
名鼎常之末竊拘職守未可請今公所推奬引重我
者恐卒未逮也大馬之年業逾四十公年且及之盛

時不往撫躬如何惟各務努力圖卽休光懔懔

答喬三石督學書

頃見楚部使者上章論薦諸賢有及有不及其事甚可疑詫燕鄭邈絶又莫得訊其故偶與鶚野李氏晤言三石公植公守道蔑世俗靡靡之態嗟嗟此固宜然哉公之譽在士林非一日一夫之言誠不能爲昂抑加損也設令枉曲尋合挂名薦表徼須臾之幸附時而阿好大者之情則諸生何觀效焉大抵世尚同流士忌獨醒自昔人愁歎之矣不直今時爾也公抱奇負鉅與之遇者業疑其不相下乃復自貴重如此

彼安肯踵之哉士人應世勤悴恒懼勳節弗彰以爲
如此庶能稱職答時至人言則乃與讒此孔氏發莫
知之歎風人切愍憂之悲也仲冬二日接八月一日
所發書及十六日又接九月念二日所發書兩翰連
至并有隱志伏情曖曖未著禎固已竊怪之後乃睹
部使章始悟書所云者皆炳幾之見審已量物之語
非諷詞也惟堅持加愛勿奪俗言誣蘭爲猶不掩其
芬目石爲玉難匿其糲一褒一抑一喜一慍斯庸衆
之爲非達人之識也禎鄙人且計謁謝寵伏林坳不
能上下人情顧未獲所處需有間則投章去耳此唯

三石信之他人聽者以爲謾也

答牛槐堂相國書

令官誠負公然在昔董賈二賢皆嘗任之顧古得望遷貲調令法乃株守纒繫竟未展効此賢豪之士視爲窮途故嗟悼悲怨往往是矣稔知坦度曠懐能齊萬物一逆順當弗用一官累志矣昔梁園賓客獨相如才而貧鄙校不逮茲任實其故土而公之才亦畧似相如第未識梁孝之後更有能嗣王好詞賦敬賓客者未也鄙人守詞垣積歲月矣微隻言可表見方令諸邉䇿備胡又不能投筆從軍効鉛刀一割之用

髮班班變少壯舍我去矣人生幸爲男子乃不自樹
立媚顔傷人與婦人奚殊損性不有是懼老靡有聞
計且颺去下帷修業畢所始願耳正欲問訊會得嘉
音遂復之近作四首附請覽教
答王鳳泉先生書
今設法招降降者銜尾而至暗損虜衆煽動漢人故
鄉之思虜自是將不信漢人降者漢人亦不附虜虜
不得漢人導則入塞如眛子慶河懼有覆沒不來邊
方亭鄣可罷戍守甲士枕戈安卧也疏言招降之法
繪圖縣賞諭指虜惡漢好急歸來急歸來此不請尺

纓不操寸鐵而坐收林旅者也疏請冠帶降人以信往激來誠當思獨謂降人本叛漢今歸漢安集之是謂收亡周宣漢武時皆有之而冠帶者以章功旌能屬之等威不與金帛之賚予同論降人皆冠帶即戰而有功者又何待焉今降人谷廷丙能驅領群輩併引黃毛小醜款塞來歸又載挾夷器牽絡胡馬纍纍充塗較功讓能足准斬虜首數級之勞與冠帶非過楨云云者竊懼流而或濫也前翁留兵疏諫臣讀不至卒又不惟其義輒有論指即楨亦頗疑訝及茲睹與督府數劄往復咨詢計在全勝不啻賈人共貨算

藐緲而鮮三五也彼言者安據焉此其故難測矣夫戎機在須臾之間少息即不可制家衆失火必請命於大人之側而後救之將何及乎楨嘗謂言事之臣譬猶醫手切脉指病病者陽醫云陰病者信而受藥不直不愈疾反促之亡也故不諳六脉不察虛實而投劑者病夫之鬼也不權機勢不審利害而圖事者病國之毒也古人云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又云禮義之不愆邺恤人之言斯固吾師所熟計者楨今復懇懇焉

與孫舜澤巡撫書

自聞去年移鎮山西虜幕直山西境者遂移營東去其套中虜赴寇遼薊者望亭鄣不敢縱馬足此非威名之顯防禦之嚴諜者覘知之安有彌兩禩無患害邪欽之歎之昔晉將郤縠不廢詩書魏公子于從征戎旅之際横槊賦吟亦其才富力贍然哉公之才力萬于一氏當必有佳篇什以嗣厥音鄙生禎固鼓而思躡之迹禎秦人乃不講折衝戰闘之事令守官詞垣既微業見本業又莫能自効聞人談摧輪靡旗之勲徒勃勃動志焉齒髮逾邁逝水不還爲之柰何門下知禎甚者安能爲教積懷周載稽而未申茲因平

定守焦子霖轉上之惟財察不臯狂贅幸甚幸甚

與王南溟兵憲書

去冬獲接翰貺高誼不以遼邈見遺如此公守潼關一期隸內署吏不得肆豪猾兼幷之家咸斂戢讋服自置分司以來所僅僅一見者也關中故俗其人質直尚氣鮮儇黠詭佞之習乃今澌澆古朴閭閻構訟百僞朋興鬼魅晝行善人辟易然一里止數人數人遭創一里患害自數人即已數人不創效尤者不止數人派别枝延揺毒未已撫念今昔恒爲扼腕鄙人楨生長華下厠跡官階然仕宦浮蹤耳終返初服與

里人共處誠不願今日見此俗也公洞諳政理舉先
鉅要玆寔槩于中曲久矣顧猶煩瀆告者念批大窾
解大髀非利刃䂳技亡賴也家人歸附書申意秋來
歸念果諧當詣𢋒廷中謝之且以請僭越之辠也

答韓苑洛司馬書

乞休疏至在列諸公皆以爲　治朝不當令林巖之
下有伏老佚賢咸共掣掣不使得遂暨有司覆疏
上果不可卽翁誠病憊棄國論人情何禮大臣三辭
而後退人君重去大臣必遲留未決者存體貌而貴
有德也斯道久未睹乃于此日復有之隔絕不獲申

慰緬惟爲國加食作典刑以副輿望懸懇

與高金麓太守書

含親東生及表弟至頌說盛美非一種州故多狡黠結黨誣人辠無辜而死者相次又多盜賊常數十爲群村犬夜恒鳴吠黃昏路人止而不行又豪富朘剝民財越制加息官府不能禁即禁者輒倚利設謀中之又部內衣冠二三佞諛之徒居體諂詞以誑惑視聽假借顏色以啗利于下此數事不止每爲長吏累自公一切禁罷士人以爲三十年來所未睹也黍人好鬬而耐搒掠其故俗也公齊魯間人也齊魯尚文

學崇禮讓盡衣冠即治以治齊魯之道治秦則政泥而民玩今公盡反初政法立弗易令行弗撓以此治奸何奸不伏以此雞盜何盜不息以此威豪抑詖何豪之敢橫詖之能售也敬之敬之總其本則公篤中慈厚微癃民自肥之念而操節又厲人心有神不信官之口而信官之心以故公得施其政令靡有阻也鄙人望華山懊不一蹴至顧守史局末由解縛而老親固欲歸桑何開歲則力圖之表弟言私門蒙被覆佑歷歷在口當刻之心脾而思報也

答呂芹谷二守書

去冬公以衛州別駕往時與三數友人竊歎之然莫能挽引徒成扼腕乃今年稍遷且二廬州此銖累寸移特用恒格調耳非以待賢豪也顧獨念古昔墨騷之士往往困以羈旅阨于一跌至發而為詞率皆扶腸胃極姸擅工宣鬱陳物遂以負聲當代若王粲李白可稽已故不謂廬州卑遂謂今昔之蹤有偶同者且料公能安之也且王粲李白二氏一生坎壈未遂乃其言足傳當其時與二氏同出而得位顯融者何限竟隨代泯泯矣而二氏之名乃迄千世如新然二氏踈誕倚才傲世以故其官弗振今公接物謦折氣

肅而詞讞所謂不亢不卑有道之士也第不與識者値苟値之將鵬搏鵾舉扶搖九萬不足爲踰然今且奈何老子曰世知我者希在昔人已歎之矣讀佳什四篇皆以托物述懷因境道致似與王粲西京之章李白美人之賦曠代同情而格韻之殊風骨之不相襲勿論也孫子至獲悉公官懃容況與頏今所論畧同然貨積乃發道積始章萬物皆然而積云者又銖銖寸寸之云也漢官咸累年月乃調今代因之非以抑賢豪謂防競趨速化憸邪之夫也公顥達明習世故當能堅忍須時荊璞楚劍難卒埋匿非識者莫以

顯也鄙言近理非慢惟留神財察

答南都李司諫書

今公向南中得遂所私非沾沾貴近者頃歲惟見公與余封部二人耳燕州炎所誰能襲熱而抱冰也封部至道公聚有古昔賢豪之致鄙人楨愈益奇之曲士狥細故飭末節度大德不可舉乃兢兢龔自固耳至俶儻非常之人則遺俗亢行不可比兩猶之神駿飛龍不受韁鏁頷必知我者乃能畏之老子曰世知我者希殆謂是也楨于一再晤卽尚其爲人必以爲非恒有者今踪跡逴絶也頃與封部別甚念之誠慕

誠戀非作軟語浮好效時態度也禎關塞間人也少讀黃石陰符及司馬穰苴之書壯乃遊觀周秦漢唐之墟則歎以為昔賢表樹訖茲傳而不滅追考前事非奏凱戎旅則建置大議者也乃私心嚮美之既釋褐有官則守在筆札又鑒近俗以學非其領談非其位指為越俎誣之賈譽務吸吸敗壞之夙講遂絕不在口而所考摭訂摹不出章句敧律之間率治世之末事碩人之餘技其能者以為舉職而職實不在也且　國家初置侍從文學之臣謂徒筆札應對已乎禎今年四十有三矣上之不能白事見効奮軀批難

如古之一夫下之數蹔行間又不能縣解刻達涉足作者之途即所謂末事餘技者亡之恒嘿自循省汗至濕衣念無狀引去乃空食官庾十五載曾不如一傭賃不得輒罷休將待時冀効又歷年事徂謝志藏氣賷與夙期不副茲言由臆發業對封部論之以奉鼎劄予我之詞乃此抒慓士人相知不貴早古有傾葢輒合者矣故今所自不以隱幸財察之

答韓苑洛司馬書

余司封至獲奉翰教因諗台體嘉勝彌倍昔時爲慰而司封又道説服翁之訓甚多自性命經術以曁星

曆音律諸所論指種種傾聽謂今所聞冠平生楨以司封尊德慕善乃翁遂以與進故疊疊如此往翁疏歸不許寔 上眷留眷首部議取翁備閣輔之選非犇犇者蓋偵 上意因以推之耳即不眞拜然士論與歸矣鄉里衣冠在京師者日漸落莫而楨狗祿奉親乃老母又苦遠遊求去固不可奪竟當順志即楨且計廻馭歸侍終所願欲誠非自棄明時私亦有當顧也南北邈絶奉教末由司封回附申甲悃猶不盡底衷也

再答韓司馬書

使來再上章乞休也楨一讀翰諭卽對使言以爲不
可遂乃卒如所料亦物情大都如此而龍湖翁又亟
稱翁之精力强盛未衰豈能果哉且翁披誠乞身人
士皆信之顧今時進退之際甚艱稍急輒得咎譏耶
且俟之以肅　上命以順輿情可也論樂書十二本
自奉惠來稍覽一過卽不深究本始然畧亦竊窺其
用心矣當圖所以求厥傳者俟世有習其學者試之
據以刋謬正舛令五聲六律各歸其部雖翁不得身
定之然其道果驗卽可謂不漸泯也暑節漸深南中
更甚惟保嗇爲道不盡瞻企

答陳平岡同年書

鄙人第舍猶在舊巷與東野比居每念吾兄一出五載薑薑兩移皆以序遷非超歷有赫追往悼今言之相視悽然春時嘗共東野専詣執事君子暴兄淹屈有歲宜從振拔東野曾以寓告不也抵今又更二時仍守舊服執事者不聽歎之歎之楨竊以仕路如沙竇以杖鑽之則竅通而明抽杖則塞此知命君子所以田大道俟大數也鄙人年四十三矣久塵詞苑尺寸未効竟擬作山中人矣他何恤哉唯獨憂歲侵寡嗣將恐鄉里指爲絕世兄其謂何聞五載間即有五

丈夫此喜萬之加官乃知兄脫絕世之誚矣仰之美

之書來侑以貺惠在禮爲過併報謝

答張太乙僉憲書

公在諫垣以柔嘉文雅取稱一時乃董韮一歲輒從外補此其故誠莫之究竟矣古人云宦猶海也百險備焉鄙人以爲海大洋其其險易睹人情險伏則安可測也以公之才守一面効一職類緒立見上之兩臺能察之下之百姓能頌之卽有黃口不得加點在內人士其考第殿最寄之脣吻一夫倡議流播通國愚獨謂官在內不若官在外也鄙人稚魯植性不能上

下人情在世所謂忤也又淺細凡品豈宜久塵貴籍將計退依華山還我初服若乘快馳驅輪鞅不息一入狹路思以回車難矣語曰行行多苦辛客子常畏人在昔人固念之矣翰至推奬過情以故披寫衷愫相報其貺惠我者誠非我所望也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一